

百年学术

文学卷

北京大学中文系
名家文存

温儒敏 费振刚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百年学术

文学卷

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

温儒敏 费振刚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文学卷)/温儒敏,费振刚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

ISBN 978-7-301-13616-4

I. 百… II. ①温…②费…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②文学研究-文集 IV. H1-53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8702 号

书 名: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文学卷)

著作责任者:温儒敏 费振刚 主编

责任编辑:艾 英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3616-4/G·233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6.5 印张 466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序：珍惜文脉 守正创新

温儒敏

北京大学中文系正式建立是在1910年，迄今98年。如果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开设“中文”、“文学”等科目算起，则有100年了。我们把1910年作为北大中文系创立之年，这一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中国文学门”作为一个独立的教学建制，这时有我国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的学科。其后，北大中文系历经1919年废门改系（改为国文系），1925年的“分科专修制”（分为文学、语言文字和整理国故三大学科），抗战西南联大时期，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燕京国文系、新闻系与北大国文系合并，成为北大中文系，分设中国语言文学和新闻两个专业；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设立语言专业）；1964年增设古典文献专业，形成文学、汉语、文献三个专业鼎足而立的格局。2001年试验增设本科中文信息处理专业。此外，与中文系相关的单位有1953年组建的北大文学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前身），1983年教育部所属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机构挂靠中文系。1984和1985年先后成立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和比较文学研究所，1998年这两个所归入中文系建制。2001年汉语语言学和古典文献学两个教育部科研基地挂靠中文系。目前北大中文系已经发展成为有四个专业（文学、汉语、古典文献与应用语言学），包括六个全国重点学科（同时是一级重点学科）和八个博士点的系，其学科构造之齐全、特色之明显，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近百年来，北大中文系和所属的北大一起，历经风雨坎坷，始终关怀民生，关注现实，和祖国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各个历史转折关头和革命大潮中，北大中文系师生常常站在时代前沿，肩负先锋的使命，倾情奉献她的心血、智慧乃至生命，建树卓越的功勋。中文系光荣的

革命传统和学生传统,都是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资源。

作为一个教学和学术单位,学术为本,育人为本,始终是北大中文系坚持不懈的方向。中文系的每一代师生,都努力适应时代的需求,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学术的关系,建立和遵循现代学术规范,在中文学科教学体制、课程设置以及研究方法的建立与完善等方面,在探求文科人才培养的规律方面,不断取得卓越的成绩,对全国同一学科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建设产生辐射性的良好的影响。北大中文系是现代中国学术建立和发展的一个缩影,每个阶段都吸纳和涌现出许多在学界领衔的著名学者,有的属于大师级人物,他们之中就有林纾、严复、陈独秀、沈尹默、鲁迅、刘师培、吴梅、马叙伦、周作人、钱玄同、杨振声、刘半农、胡适、孙楷第、朱自清、杨晦、罗常培、游国恩、王力、冯沅君、俞平伯、唐兰、魏建功、废名、沈从文、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杨伯峻、林庚、高名凯、季镇淮、周祖谟、王瑶、朱德熙,等等。一个又一个世代过去了,仰望北大中文系近百年的历史星空,我们为她的璀璨辉煌而骄傲。

北大中文系学术鼎盛的时期是二三十年代,以及50年代院系调整,清华、燕京等校中文系合并到北大后的那一段时期,其在中文学科的学术建树上对全国相关的系科有过辐射性的影响。北大中文系的学科特色,也主要在这些时期形成。北大中文系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那些著名学者的学术理路和风格可能彼此不同,甚至互相砥砺,但都对学术抱有严肃诚挚的态度,共同形成了严谨和创新的学风。这是北大中文系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值得彰扬和继承的优良传统。北大中文系在本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中始终是站在前沿的,其经验得失可以影现一门学术史的脉络。我们编这部文集,首先也是看重学术史的意义,试图以此概览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变迁,同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探究中文学科近百年的历史足迹。

近百年来,先后在北大中文系任过教的学者数百人,本文集只选取了其中最有成就和学术影响的62人,都是已经逝去的先贤。一看目录上所排列的名单就可以知道,他们不但是北大中文系不同历史阶段的学术代表,也是对本学科的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先驱,其中不少人的影响远远超出本学科范围。限于篇幅,每位先贤只选取其一篇论作,大都是他们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有的为了照顾篇幅,则选收了文字较短的篇什。论文的选择曾反复征

询有关专家的意见，并经过系学术委员会和部分资深教授的讨论。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个宽泛的学科，其实又可以分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汉语史、现代汉语、古典文献和文字学等不同的分支学科，也就是通常说的二级学科。本书所选的论作涉及所有这些分支学科，许多文章的论述又非常专门化，因此一般读者读起来可能会觉得庞杂，但这种“杂”的印象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本学科发展的多种纹理。和当今常见的那些大而无当的高头讲章比较起来，本书所选的众家先贤名作显得那样殷实，别有一种学术的尊严气度。如果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能从这本文集中领略到那种严谨求实而又不乏创新锐气的学风，多少识得什么是真正的大家风范，那么我们编书的第二个目的也就达到了。

当然，编这本文集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一种纪念，我们要以这种普通的形式纪念所有那些为北大中文系的创建和发展献出过智慧与辛劳的先哲前贤，当然也包括那些文章未能被收集进这部文集的前辈老师。还应当感谢所有从中文系毕业的校友以及所有关心北大中文系，为中文系建设作出过贡献的人们。

这部文集初版是在1998年，北大正百年校庆之时。现在又十年过去了，北大正迎来110周年华诞，我们增订再版这部文集，增加了八位学者的论作。他们都是近十年间离开我们的，借此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北大中文系人才济济，大家云集。如今还健在并在教学岗位或科研领域持续发挥大的影响的学者有数十人之多，其中包括：袁行霈（古代文学）、葛晓音（古代文学）、费振刚（古代文学）、孙静（古代文学）、钱志熙（古代文学）、严家炎（现代文学）、孙玉石（现代文学）、钱理群（现代文学）、温儒敏（现代文学）、陈平原（现代文学）、谢冕（当代文学）、洪子诚（当代文学）、曹文轩（当代文学）、吕德申（文艺理论）、张少康（古典文论）、董学文（文艺理论）、王岳川（文艺美学）、段宝林（民间文学）、乐黛云（比较文学）、严绍璁（比较文学）、孟华（比较文学）、戴锦华（文化研究）、蒋绍愚（汉语史）、郭锡良（汉语史）、唐作藩（汉语史）、何九盈（汉语史）、朱庆之（汉语史）、陆俭明（现代汉语）、王福堂（方言学）、王洪君（语言学）、袁毓林（语言学）、陈保亚（语言学）、李家浩（文字学）、李零（古代文化）、安平秋（古典文献）、孙钦善（古典文献），等等。此外，还有一批发展势头劲健的年轻学者。按说“名家文存”也应当

收入这些著名学者的作品,但篇幅所限,在此只能罗列一下他们的大名了。

编就这部书,我们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同时也有一种学术的自豪和自信:前辈学人给我们留下如此丰富的学术遗产。温习光荣的历史也使我们产生一种紧迫感:在新的形势下,北大历来作为“新学之冠”的地位面临挑战,北大中文系的优势地位也不可能总是无可争议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兢兢业业,适应新的时代,发扬优良的学统,把前人所建树的学术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我1996年担任北大中文系副主任,1999年至今担任系主任,近十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一直主张以“守正创新”作为办学的思路,也得到全系师生的认可与支持。我们这个有近百年“文脉”的中文系,如何既保持自己的学术传统优势,也就是“守正”,同时又适应社会需求,在学术和教育上不断有所推进,是值得认真探索的。能在当前这种浮躁的环境中“守住”良好的学统,也就是属于“正”的那些优势,这本身就是保值和增值,当然,这也需要创新才能保得住。或者说,“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守正”过程也需要“创新”。现在“守正”可能比“创新”更难,需要更多关注,下更大力气。这些年人文学科越来越受到挤压,北大中文系能取得一些成绩,在全国同一学科仍能居于整体领先地位,主要也是靠“老本钱”,是在“守正”方面多下了一些功夫,我们有“创新”,那也是在“守正”基础上实施的“创新”,决不是甩开传统盲目跟进那些好看而无根的“新潮”。所以我又愿意把“守正”的意义理解为继续保持严谨而又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让中文系的“文脉”生生不息,每一位师生都能从中获益。拜读先贤的著作,感受北大中文系的传统,我们有理由相信,北大中文系只要珍惜文脉,守正创新,就能克服各种困难,继往开来,以更加青春而又雄健的姿态,领衔学界,冠冕芳林,谱写绚丽夺目的新篇章。

2008年3月6日

目 录

序:珍惜文脉 守正创新	温儒敏(1)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	林 纾(1)
译《天演论》自序	严 复(4)
濂亭集序	马其昶(10)
《石遗室诗话》卷一	陈 衍(13)
文学研究法(节选)	姚永朴(17)
畏庐续集序	姚永概(23)
诗学绪论	黄 节(25)
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27)
中国小说史略(节选)	鲁 迅(31)
中国中古文学史(节选)	刘师培(46)
曲学通论(节选)	吴 梅(60)
中国新文学源流(节选)	周作人(67)
庄子琐记	刘文典(83)
传记文学的歧途	杨振声(92)
文学改良刍议	胡 适(97)
关汉卿行年考	孙楷第(106)
沙汀创作的起点和方向	杨 晦(112)
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	游国恩(124)
古优的影响	冯沅君(143)
《红楼梦》底风格	俞平伯(161)
谈新诗(节选)	废 名(171)
论中国创作小说	沈从文(187)

八仙考·····	浦江清(206)
论贾宝玉典型形象·····	吴组缃(233)
盛唐气象·····	林 庚(273)
论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	王 瑶(295)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唱和形式·····	阴法鲁(319)
杜甫《秋兴》八首的艺术特点·····	冯钟芸(336)
江南春尽离肠断 ——说寇准《江南春》·····	赵齐平(351)
孟浩然事迹考辨(有删节)·····	陈贻焮(372)
情理兼备的咏史之作·····	褚斌杰(398)

林 纾

林纾(1852—1924),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补柳翁、践卓翁、长安卖画翁。福建闽县人。光绪八年(1882)举人,考进士不中。1900年在北京任王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乃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讲习,自此即长居北京。与人共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得人欢迎,便专于译事。又工画,晚年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所著古文有《畏庐文集》、《续集》、《三集》等,诗有《畏庐诗存》、《闽中新乐府》,论文有《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等。其对于文坛贡献最大的是译书,前后所译,多至156种。凡世界著名文学家如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大仲马、易卜生、托尔斯泰、小仲马、欧文、塞万提斯等一流作品,均有所译。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

伍昭宸太守至京师，访余于春觉斋。相见道故，纵谈英伦文家，则盛推司各德，以为可侔吾国之史迁。顾司氏出语隽妙，凡史莫之或逮矣。余适译述此篇，即司氏书也，故叩太守以所云隽妙者安指？太守曰：吾稔读《吕贝珈传》中叙壳漫黑司得善射，乃高于养叔，吾已摭拾其事入英文课本矣。余大笑，立检此稿示太守，自侈与太守见合。太守亦大喜，翻叩余以是书隽妙所在，趣余述之。余曰：紆不通西文，然每听述者叙传中事，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若但以是书论，盖有数妙。古人为书，能积至十二万言之多，则其日月必绵久，事实必繁伙，人物必层出，乃此篇为人不过十五，为日同之，而变幻离合，令读者若历十余稔之久，此一妙也。吾闽有苏三其人者，能为盲弹词，于广场中，以相者囊琵琶至，词中遇越人则越语，吴人、楚人则又变为吴、楚语，无论晋、豫、燕、齐，一一皆肖，听者倾靡。此书亦然，述英雄语，肖英雄也；述盗贼也，肖盗贼也；述顽固语，肖顽固也。虽每人出话恒至千数百言，人亦无病其累复者，此又一妙也。书中主义，与天主教人为难，描写太姆不拉壮士，英姿飒爽，所向无敌，顾见色即靡，遇财而涎，攻剽椎埋，靡所不有，其雅有文采者，又谄容诡笑，以媚妇人，穷其丑态，至于无可托足，此又一妙也。《汉书·东方曼倩传》叙曼倩对侏儒语及拔剑割肉事，孟坚文章，火色浓于史公，在余守旧人眼中观之，似西文必无是诙诡矣。顾司氏述弄儿汪霸，往往以简语泄天趣，令人捧腹。文心之幻，不亚孟坚，此又一妙也。且犹太人之见唾于欧人久矣，狗斥而奴践之，吮其财而尽其家，欧人顾乃不怜，转以为天道公理之应尔。然国家有急，又往往假资于其族，春温秋肃之容，于假资还资时，斗变其气候。犹太人之寓欧，较幕乌为危，顾乃知有家，而不知有国，抱金自殉，至死不知国为何物。此书果令黄种人读之，亦足生其畏惕之心，此又一妙也。包本王裔之于拿破仑，漆身吞炭，百死无恤，又日为秦廷之哭。英、俄怜之，挟以普、奥之怒，因得复辟。虽为祚弗

修，其复仇念国之心，可取也。今书中叙撒克逊王孙，乃嗜炙慕色，形如土偶，遂令垂老亡国之英雄，激发其哀厉之音。愚智互形，妍媸对待，令人悲笑交作，此又一妙也。吕贝珈者，犹太女郎也，洞明大义，垂青英雄，又能以坚果之力，峻斥豪暴，在犹太中，未必果有其人，然司氏既恶天主教人，特高犹太人以摧践之，文心奇幻，此又一妙也。华德马者，合贾充成济为一手者也。其劝喻诸将，虽有狡诈者，亦将为之动容。天下以义感人，人固易动，从未闻用篡窃之语，宣之广众，竟似节节可听者，则司氏词令之美，吾不测其所至矣。此又一妙也。综此数妙，太守乃大赅余论。惜余年已五十有四，不能抱书从学生之后，请业于西师之门，凡诸译著，均恃耳而屏目，则真吾生之大不幸矣。西国文章大老，在法吾知仲马父子，在英吾知司各德、哈葛德两先生，而司氏之书，涂术尤别。顾以中西文异，虽欲私淑，亦莫得所从。嗟夫！青年学生，安可不以余老悖为鉴哉！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六夕，闽县林纾畏庐甫叙于春觉斋。

（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选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严 复

严复(1853—1921),近代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初名传初,改名字光,字又陵(一作幼陵),又字幾道,后改名复,晚号愈野老人,别号尊疑,又署天演哲学家。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十四岁时考取沈葆楨所创设的船政学校。1877年被派赴英国海军学校,学习战术及炮台诸学,成绩优异。最擅长数学,又治伦理学、演化论,兼涉社会、法律、经济等学。归国后任北洋海军学堂教授。1896年,助张元济办通艺学堂,提倡新学。民国初年(1912),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校长。严复所译之书,文笔典雅,当时思想界颇受其影响,如其所译的《天演论》、《穆勒名学》、《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原富》、《法意》、《社会通论》、《名学浅说》、《中国教育议》。为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第一人。

译《天演论》自序^①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②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③。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④，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殫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⑤，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怵^⑥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段难明，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⑦。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⑧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

① 《天演论》：亦译《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英国生物学家及哲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著，是宣传进化论的书。王栻《严复传》说他看到光绪乙未(廿一年)三月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的《天演论》本，那么此书至迟在光绪廿一年译成，在光绪廿年译成的可能性更大些。不过那个刊本没有自序，译文也颇不同。按自序末书明“光绪丙申(廿二年)重九严复序”，又说“夏日如年，聊为译”，那么可能是光绪廿二年(1896年)夏重加修订，在那年阴历九月初九日(重九)写自序的。

② 穆勒约翰(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英国哲学家。严复翻译他的《穆勒名学》，原名《论理学大纲》(System of logic)。名学即论理学，亦称逻辑。名学家即逻辑学家。

③ 理极：理论的极至，最高深的理论。谙晓：精通。

④ 深喻：深切理解。笃信：深信不疑。

⑤ 大义微言：文中的重大意旨，精微的含义。殫(殫)：用尽。

⑥ 切肤精怵：切和精指深切精微，肤和怵指表面粗浅。怵(ㄣ)，张大，指粗浅说。

⑦ 简牍沿讹：古代的书，用文字写在竹简或木板(牍)上，简牍即指书本。这里指书本的抄写或刊刻有沿袭的错误。讹(ㄣ)，误。声音：字的读音。通段：即通假，通用假借。古代字少，在文中往往借用同音字，到了后代，这些同音字的读音变了，后人就不容易明白这些通假字指的是什么了。比方《汉书·地理志》：“开仟伯。”借仟伯为阡陌，原来的读音是相同的，后来伯和陌的读音不同了，人们就不容易明白仟伯就是指阡陌了。风俗殊尚：古今的风俗爱好不同。事意参差：在事意的理解上就跟原意有出入。参差，不一致。

⑧ 故训：解释古代语言，如“五经”的注。疏义：疏是讲解经书中的注文，因注得简单，所以还要把注文解释一番。疏又称正义。

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占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①。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②。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③。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④。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⑤。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途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⑥。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⑦,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⑧之言也。吾将

① 澄湛(虫𠂔):清楚。湛,清澄。精莹(一凵):精纯光洁,喻了解得透彻。占毕:看书,读书。占同覈。毕,简牍。加:胜过。

② 六艺: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乐》没有书,所以实际上是五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言六经像日月江河那样成为不朽的书。《后汉书·冯衍传》:“日月经天,河海带地。”仲尼之于六艺:《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整理“六经”。严:尊。

③ 本隐而之显:根据隐微的推求到显著的。《易经》根据卜卦来推测人事的吉凶,卜卦是隐微的,人事是显著的。推见(现)至隐:《春秋》从具体的事件推到褒贬的道理,事件是显现的,道理是隐微的。《史记·司马相如传赞》:“《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

④ 观象系辞以定吉凶:卜卦时,用火灼龟甲观察它的裂纹是观象,象指龟甲裂纹。观象系辞以定吉凶,是从裂纹确定哪一卦,根据卦辞来判断吉凶。系辞,指附在卦下解释卦的话。诛意褒贬:《春秋》记录事件,根据具体事件来加褒贬。诛意,用贬辞来指斥乱臣贼子的罪恶用意。

⑤ 内籀(虫义):归纳法,观察各种特殊事例(察其曲)归纳出一般道理(知其全)。曲:一曲,一部分,跟全部相对。外籀:演绎法,根据普遍原理(据公理)来推断各种特殊事例(断众事)。

⑥ 最要途术:顶重要的方法。严复当时还不知道辩证唯物主义,所以认归纳演绎为顶重要的方法。咨其术:访问归纳演绎的方法。咨(𠂔),问。

⑦ 远迈古初:远远超过古代。在在见极:往往看到极点,指看到真理。

⑧ 傅会:附会。扬己:赞美自己。

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①。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②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③,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④。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⑤。奈端^⑥动之例三,其一日,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⑦,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⑧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⑨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⑩。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⑪。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⑫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⑬之先^⑭;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⑮;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⑯。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

① 灼然不诬:明白可信。以质天下:以就正于天下人。

② 御蕃变:掌握了公理可以驾驭繁复变化的事物,指名学、数学、化学、物理(当时以力指物理)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当时严复还不知道辩证唯物主义,所以这样说。

③ 《易》本来是根据卜卦来推断人事的吉凶,后来儒家拿它来说明变化的道理,并不是名数质力的综合,这里是牵强附会的说法。

④ 质力:这里的质指物体,力指运动静止等等。没有物体显不出运动静止的力,没有运动静止的力也显不出物体来。

⑤ 乾坤:《易》以乾为天,坤为地。这里以乾为力,坤为质,是附会的说法。

⑥ 奈端:即牛顿,英国大科学家。

⑦ 旷古之虑:空前的发现。

⑧ 《易·系辞上》:“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专,专一。直,刚正。这是说静时专一不杂乱,动时刚正不差忒,即动静皆正确。这里用来说明力学,也是附会。

⑨ 斯宾塞尔:英国哲学家。

⑩ 贯天地人:拿解释自然(天地)的道理来解释社会(人),这是斯宾塞尔理论上的错误。

⑪ 翕以合质:翕(ㄒㄩ),敛,合。吸力凝聚为物质,如星气由吸力凝聚为星球。辟以出力:物质凝聚后为热、为光、为声,都是散发出本力。始简易而终杂糅:万物始于简单,终于复杂。见《天演论》导言二“广义”后的案语。

⑫ 《易·系辞上》:“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坤是地,静时闭藏,故称翕。动时生长万物,故称辟。辟是开辟生长,这里用来说进化论,也是附会。

⑬ 全力不增减:宇宙中的全部能量是不会增减的。自强不息:《易·乾》:“君子以自强不息。”那是指品德修养说的,这里用来指“全力不增减”,也是附会。

⑭ 凡动必复:力作用于物一定引起反作用。消息:《易·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指寒暑往来,陵谷变迁的盛衰变化。这里用来比“凡动必复”也是附会。

⑮ 易不可见两句:见《易·系辞上》。《易》的变化从乾坤中看出,除非乾坤毁灭才没有易的变化。热力平均,天地乃毁:宇宙间的热和力是不平衡的,一旦平衡宇宙要毁灭。这里用《易》说来比“热力平均”说也是附会。

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拔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①也哉!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②。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舛陋之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③。然亦有一二巨子,诡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④。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⑤,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⑥。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迻译^⑦。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⑧。光绪丙申重九严复序。

这篇自序,主要是针对当时的顽固派说的。当时的顽固派认为西学“不外象数形下之末”,“不越功利之间”,所以要举出西洋的名数质力之学来打

① 童昏:像孩子那样知识未开。

② 徇利禄:徇(ㄒㄩㄣˋ),以身从物,指不顾一切追求利禄。守阙残:抱守住残缺不全的学问。无独辟之虑:没有独创精神。

③ 舛陋:鄙陋。舛(ㄑㄩㄢˋ),愚鄙。问涂:找学习的门径。

④ 巨子:巨头,指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等。诡(yí):诡诞,自以为了不起。象数:古代卜问吉凶,烧龟壳看它的裂纹是象,用蓍草计它的数目是数。形下:形而下者谓之器,指具体的器物。这是说,西洋人只懂得研究物象数学及具体东西,不懂得高深的理论。不越功利:不能超出功利,指他们在道德上不行。逞臆为谈:臆(ㄟˋ),意,随意乱说。不咨其实:不问问他们的实际。

⑤ 国闻:国内外知识。审敌自镜:审察敌情用作自己的鉴戒。

⑥ 任天为治:《天演论》导言五“互争”后按语说:“复案:于上二篇(指‘人为’‘互争’),斯宾塞、赫胥黎二家言治之殊,可以见矣。斯宾塞之言治也,大旨存于任天,而人事为之辅。……赫胥黎……独于此书,非之如此。”斯宾塞认为饥则自然思食,假如去掉饥而思食之自然,那么人必忘掉食而饿死。因此认为保身保种合群进化之事,凡所当为皆有其自然,所以主张任天为治,就是治理国家只要听其自然就行了。赫胥黎认为一切听其自然是不行的,必须加以人为。如造桥筑堤,倘听其自然,不免败坏,必须加以人为的修治。末流:最后的流弊。

⑦ 聊:且。迻译:翻译。迻同移。

⑧ 稽:计较。《汉书·贾谊传》:“姑始不相说(悦),则反唇而相稽。”严复在“原强”中反对义理、辞章、考据,说是“无用”“无实”,他怕人家也用无用无实来反唇相稽,所以这样说。不佞所不恤:我所不顾的。不佞,不才,自称谦词。